

928

7

12

後村先生大全集

一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九

子嘗苦思叩竭搜括我澆子古子唾成珠頃刻非我
無以自娛謂沒齒之綢繆忽晚節之闊疎意者子於
交朋情久則渝始不異於管絕終有類於耳餘者乎
余乃修礼容吐欵要而起謝曰幸容寬假畢陳其愚
年事有老少物理有乘除方其少也則阮籍入林之
始王績逃鄉之初及其老也則陶公真止之後涪翁
剛制之餘察其色則昔渥丹而今濕灰量其腹則今
椰子而昔瓠壺覺形神之欲離賴丹艾而小甦縱麴
蘖以自伐與董鳩其何殊凡余之所悲傷感慨者乃
今我而客之所記噫責數者乃故吾倘虛受

名寧顯著絕交之書又况鼯鼠之量已盈

益曜尚不思於節腹久必至於戕軀一旦庭設元會
朝賜大酺稱兕觥於堂陳獸尊於衢九賓在列萬玉
環趨弁冕峨而屢側步蹶躑而欠扶縱明天子赦其
不上船之罪賢宰相寬其吐車茵之誅彼御史在前
執法在後其肯汝貸也夫客乃蹶踏失辭而去頌命
童子退而筆

弔小鶴賦

英德陳使君餉予雙鶴小者尤機警並栖旬月余覺
大者驚悍欲離隔之未果一日乘園丁晝寢啄小者

春毛盡脫而斃哀而弔之詞曰

余晚擯於時兮戶寂庭空賴二羽衣兮伴一禿翁一
軒昂而前導兮一聳秀而後從譬士龍之於士衡兮
仲容之於嗣宗余愛夫稚者之尤慧兮有穎悟之風
質如陋巷之臞兮性如草言玄之童余拍手則起舞
兮極蹈厲之容荒山無以自娛兮振羽籥而陳笙鏞余
目為小友兮意他日跨之飛翀惜如至寶兮由敝柵
遷之雕籠棲息並兮水粟同覺長者之鷙暴兮曾弗
念夫友恭既飲啄之貪多兮亦動止之爭雄每語園
丁兮使之謹避其鋒俄駭機之驟發兮闔

帷擊搏甚於鷗雀兮吞噬慘於鷄蟲斃

乘無援而急攻脯哀鳴而頻冤兮夕委頓而告終余
聞物不傷同類兮猛而虎狼微而蟻蜂君臣父子秩
然兮不相寇戎奚茲仙禽兮吭清而頂紅矜喙長而
爪利兮力健而體豐角技能之不建兮積媚忌而熟
中操入室之戈兮閑射第之弓以人方之則老瞞之
刑修兮偃月之斃邕以女方之則呂姬之戕戚兮傳
嬪之陷馮死者有知兮訢蒼穹豈無譴罰兮及厥躬
竊怪夫善惡禍福視天夢夢 慧者拙矇矇者工強
力者臧仁弱者凶惟鶴壽不可筭兮汝何辜而與禍

逢戒村療勿烹兮瘞之薄叢余將聲罪而致討兮停
其廩供命挾彈小兒兮碎首 曾念天道之好生兮
相讎殺其爲窮令無右軍兮字大墨濃誰書此賦兮
勒之幽宮

譴蠹魚賦

惟余先人兮奮白屋掌太史兮校天祿甌生塵兮餅
無粟以陳編兮實謗腹俸所收兮手澤所錄朱黃
粲然兮咸精實而可讀嗟小子兮竊有志於似續仕
五十年兮皇皇求訪之未足近得之江兮致之粵蜀
或相藍之善本兮或故家之舊牘雖

侯之藏兮庶幾及善和之目先廬不足以容

貯於山麓余有四方之事兮寄筦鑰於部曲旣啟閉
之不時兮亦怠弛之失膠余退老而溫故兮驚蠹魚
之遺毒初一二之蠕動兮忽千百之孕育公麼譬於
針粟兮中傷慘於銼鏃謂一帙之偶然兮將補綴使
完復俄萬卷之皆遍兮始欲無於全幅念尔瑣瑣兮
不足加於刑戮矧復蠹兮尤難僥以罪福豈非始
皇李斯之後身兮挾已試之緒餘禍始於臧藉兮終
至於血儒彼愚黔首而已兮爾 歎併愚吾徒將恐舉
世兮皆空之夫試展卷兮浩歎長吁殘缺漫漶兮

邱之死兮咸陽之誅父子夷兮宗廟墟余將熾焉薪
於焙兮採香芸於廚竊白蟬之類兮蕩滌掃除爾雖
微物兮其有不侮者乎

吐綬雞賦

伊靈禽非壹類鶉以闢鶴以唳鵬以白鷹以鷺孔翠
以刑鸚鵡以慧或顧影而銜奇或飾表而招累或不
密而漏言或自喜而獻技中獵徒之詭計起

潛伺始黏稿而觸網俄鍛翰而剪翅咸皆自貽欲以
誰懟吾現茲雞則異於是方其竊冬積陰風雨如晦
濡渴味以寒溜充飢腸以遺穗中粲而組麗外嘿嘿
而謙閔其飲啄也若庶其韜藏也若智及夫春和景
融天日開霽忽五采之彰施竦十日之瞻視探懷中
之色筆織機上之錦字舒漢京之黼黻掃唐朝之絺
繪雖驚猜於羣兒可体明於一世惜乎前不與振鷺
兮陳清廟之頌後不與二鳥兮鳴開元之際大不如
黃鵠兮蒙賡歌之作小不如鸛鷖兮饗鐘鼓之祀拊
歲月之蹉跎帳籠檻之幽閑哀志氣之摧傷顧羽毛

類科斗與蟲魚磔裂穿鑿兮甚楊劉與荆舒噫斯文之厄至於是歟吾聞善惡之報兮有疾徐尔依典籍兮藩族而芘軀無謂周孔兮釋教之不如曷不觀沙邱之死兮咸陽之誅父子夷兮宗廟墟余將熾烏薪於焙兮採香芸於廚竊白蟬之類兮蕩滌掃除尔雖微物兮其有不侮者乎

吐綬雞賦

伊灵禽非壹類鷄以鬬鶴以唳鵬以白鷹以鷙孔翠以刑鸚鵡以慧或顧影而銜奇或飾表而招累或不密而漏言或自喜而獻技中獵徒之詭計起

潜伺始黏竊而觸網俄鍛翰而剪翅咸皆自貽欲以誰懟吾現茲雞則異於是方其窈冬積陰風雨如晦濡渴味以寒溜充飢腸以遺穗中粲而組麗外嘿嘿而謙閱其飲啄也若庶其韜藏也若智及夫春和景融天日開霽忽五采之彰施竦十日之瞻視探懷中之色筆織機上之錦字舒漢京之黼黻掃唐朝之絺繪雖驚猜於羣兒可体明於一世惜乎前不與振鷺兮陳清廟之頌後不與二鳥兮鳴開元之際大不如黃鵠兮蒙賡歌之作小不如鷄鷄兮饗鐘鼓之祀拊歲月之蹉跎悵籠檻之幽閑哀志氣之摧傷顧羽毛

之憔悴記主君以栖止奉賓客之娛戲吾聞丹穴有
禽兮其出為瑞飫休泉與竹兮實知味腐鼠之味
灵均惜其高逝兮聖丘嘆其不至豈若尔難兮馴擾之
易違野逆之性兮負泰養之愧

荒哉吾池黃濁沮如鷗鷺不下蛙蠃所聚爾其味出
聲惡刑入笑具突睛鰭腹對人箕踞夕呼達旦晨譟
至暮一吻倡之衆吻和附舌腐噬乾猶蓄餘恕名理
之流掩耳而去譁競之朋吹脣而助無理之鬧識者
未諭昔在句踐欲激鬪士見汝而揖謬為寵異卒以

快其沼吳之志吾謂烏喙驕汝至是煌々太陰汝食
之既天眼汝瞎舜瞳汝蔽地行臣全泣請于帝剗汝
磔汝遂尸諸市焚鞠灑灰次及汝類汝悔已晚臍不
可噬

劾鼠賦

余憫黃卷兮懼白蟬之害頗整比其散亂兮又補完
其破碎手自扃鐫兮若中襲於珍具雖稍辟以蠹類
兮曾不虞以鼠輩偶一夕之慵兮遺數帙於外明發
起視兮遭毒喙皮殼無恙兮殘腹背余意不怡兮朝
食廢思古事兮發深慨彼盜肉兮汝常態尚熏掘而

誅磔兮矧滅籍之罪大余非刀筆吏兮莫鞠訊而捕逮始詰汝以理兮具以臆對余廩有粟兮菽園有果菜庫有醢醪兮庖有脯醢汝出沒其間兮且攫且噉每擇取其甘鮮兮而遺余以餒敗汝於此兮夫豈不快書於汝兮曾微纖芥汝前身寧盜儒兮剽竊梗槩以論語兮受帝拜以免園冊兮事四姓相五代旣化異物兮習氣猶在嗟余嗜書兮甚啗與膾雖無萬卷兮寸紙亦愛今與汝約汝法兮反復告戒犯前數條兮原其罪惟齧余書兮不汝貸求良猫兮設毒械如永某氏之焉兮汝毋悔鼠默然失辭兮叩頭而退

詰猫賦

余苦鼠暴兮語之所親或致狸奴兮稍異其倫甚俊黠兮尤服馴旣咆哮而威兮亦爛班而文余乏精識兮以貌而取人閱壹歷兮差良辰栖以丹檻兮藉以華裯飯以香杭兮侑以絢鱗謂子蒼輩之聞風兮退避而逡巡猶顰憚愈而徙海兮盜懼會而奔秦始俘禽其一二兮氣稍振意難獮其族類兮憤乃伸俄傷飽而戀暖兮復嗜寢而達晨信半質之難矯兮况驢技之已陳彼矚兩兮柔而仁汝視彼兮狎不嗔久遺毒於一室兮寢旁及於四鄰爾尚施仁而厚顏兮嘿

嘿而容身余架無完衣兮按無完書大穿穴於牆壁
兮小覆翻於槃杆闔薦廟之奠菽兮伺享賓之牢蔬
將大嚼而後快兮寧垂涎於餒餘彼蝶栩栩於欄檻
兮雀啾々於庭除嗅殘花啄棄粒兮哀所營之區々
爾睥睨而襲取兮之二蟲又奚辜余甚憐雪衣女兮
置諸座隅譬之能言之流兮絕代之姝爾一旦跣發
兮掩其不虞使果入朝而入宮兮其不被害也夫嗟
爾以捕焉職兮獐面目而雄牙鬚於所當捕兮却翼
之勤渠於所不當捕兮踊躍而毆除余欲誅之兮不
勝誅爾猶有知兮亟改圖否則世豈無含蟬之種兮

任執鼠之責賦

蟲賦

余既倦遊退老子鄉五畝之園手自鉏荒封植羣木
位置衆芳桃李易蕃次則海棠密々疎々稍已着行
曾不數年類焉物我疑此三者感於春陽如人蚤達
理不得長橙抽冬實而華絕香梅至高寒桂尤堅剛
俄亦復然不可測量余靜觀之樹固如常忽有小竅
僅若鍼銍浸淫不止穿穴其傍叩之空々望之幢々
其拂簷出屋者可伐而薪叅天合抱者可拔而彊也
余周行四顧嘆息徬徨客曰嘻有蟲焉為樹之殃先

齧其心伏於膏肓如人內潰發爲疽瘍以小喻大可得而詳由身言之蛾眉伐性豹胎腐腸尸蟲睞睡讒於上蒼雖有老彭化爲小傷由天下國家言之鼠食郊桂雀耗太倉羣狐藁城聚螳決防眇綿不察以至敗亡蓋身也天下國家也皆未免於有蟲子徒憂樹之枯朽而不憂身之危脆與天下國家之趨於李漢末唐是謂小知見哂大方有佳禽焉擇木深藏性尤憎蠹求索皇仁且鳴且啄或集或朔醜類蕃滋莫損毫芒譬之精衛欲填瀾茫力微黨孤抱志未償曾不如傍邑之種橘者用功甚簡歲仁大穰千林凍槁萬

萬顆美黃主人深居初不下堂命挑蠹者以時掃攘視蠹所在猶探囊雖余萬株無一失傷余矍然起謝曰古有所謂貫虱之射手承蜩之術倭客所稱道非若人否幸客介余往造其宇同載而歸北面學圃

柳州白水瀑泉賦

昔列子夸呂梁之懸水兮太白詫香岫之瀑布後得西淙千丈之瀑於吾里兮尤澎湃而聾注謂天下之美盡于是兮驚喜而爲之賦晚逢蜀珍兮秉輶而南驚班荆而坐兮傾蓋而語曰宇宙間殊尤詭異之觀兮顯晦有數曩吾擁麾兮天下之窮處義帝之故都

兮莽荆榛而伏狐兔吾披山而通谷兮忽奇境之呈
露亙古今詠瀑兮假玉虹白虹以設喻下垂三十仞
兮流洙數百步鑑鉤韞豁如瓠子之決兮膏濤之怒
莫不託之于雄辭兮曾未極其幽超余白水之瀑兮
雄偉豈減於廬阜若水石激瀨縈映妙巧千變
萬態兮不可傳之鱣素的皪者朔雪之縞梅浩蕩者
東風之吹絮明艷者天魔之散花霏微者神女之行
雨清冷者樂張於洞庭璀璨者珠還于合浦歷中州
而罕見兮忻曠劫之一遇吾惟上封有鄴侯之書堂
兮三峽有卧龍之祠宇矧茲邑兮亦元公之武城單

父買田築室其間兮集衿佩以奉蓮姐閨閨秋秋兮
視徽麓與石鼓聆淙琤于枕席兮納紫翠 牕戶動
有關於風化兮非止弓供於遊豫大書深刻兮豐碑
數堵心翁不刊之記述兮會溪絕妙之章句余蓄耳
末之聞兮蓄眼未之覩如斲鼻端之聖兮縑羅繭之
緒後無來者兮前無古不鄙授簡兮愧余之衰暮昔
怨長兮今縮昔富有兮今窶鍾咂兮希考擊錦殘兮
繆文縷雖鳳味之難和兮或驥尾之可附

白髮後賦

左太冲有白髮賦甚佳戲續之

昔人有三十二而見二毛者有四十而鬢如霜者今
余之年平頭八秩顏貌黧老皮月槁枯腊晨起盥沐
自鏡朽質遂理短髮星星滿櫛昔青絲綠雲之狀今
柳絮蘆花之色柱下史有守黑之言枕中方無染白
之術不堪湟緇姑以鑷摘霜袍朝拔雪苗暮出亟掩
青銅帳然不憚客有過我美言寬釋歷陳古初尤重
齒德或祝顛鐘或給扶掖燕則設醴召則加璧為黃
石公而取履訪廣成子而跪膝臨雍則受北面之拜
鄉飲則居東向之席或出而杖于朝或耄而傲于國
卓哉彭聃之論異乎終賈之匹吾觀白公之自稱瞍

復賢於陸辰之求媚側室廼施帽絮改容謝客

文止戈為武賦四韵

吾鄉徐正黃唐末有能賦聲外國皆誦其賦
集中有此賦題然試讀之乃不逮它作戲為

補遺

書契智創毫釐義分欲止戈而為武遂肆筆以成文心
畫初興已寓防微之意師干不試坐凝保大之勲聞
之五材誰去于五兵一字各含于一義戒後人窮黷
之漸見書法簡要之至載揚我武適當奏凱之初徐
考其文中示止戈之意昔者制字隱然示規科斗以

昔人有三十二而見二毛者有四十而髮如霜者今
余之年平頭八秩顏貌黧老皮月槁枯腊晨起盥沐
自鏡朽質遂理短髮星星滿櫛昔青絲綠雲之狀今
柳絮蘆花之色柱下史有守黑之言枕中方無染白
之術不堪湟緇姑以鑷摘霜櫛朝拔雪苗暮出亟掩
青銅悵然不懌客有過我美言寬釋歷陳古初尤重
齒德或祝鯁鐘或給扶掖燕則設醴召則加璧為黃
石公而取履訪廣成子而跪膝臨雍則受北面之拜
鄉飲則居東向之席或出而杖于朝或耄而傲于國
卓哉彭聃之論異乎終賈之匹吾觀白公之自稱瞍

叟賢於陸辰之求媚側室廼施帽絮改容謝客
文止戈為武賦四韵

吾鄉徐正夤唐末有能賦聲外國皆誦其賦
集中有此賦題然試讀之乃不逮它作戲為
補遺

書契智創毫釐義分欲止戈而為武遂肆筆以成文心
畫初興已寓防微之意師干不試坐凝保大之勲聞
之五材誰去于五兵一字各含于一義戒後人窮黷
之漸見書法簡矣之至載揚我武適當奏凱之初徐
考其文中示止戈之意昔者制字隱然示規科斗以

還詞古義與涿鹿而後兵凶戰危迺知孫吳之書
傳未矣蒼史以偏傍盡之上古造書以代結繩之政
清朝偃伯宛然舞羽之時想是時班師振旅之餘歸
馬放牛之始無勞揮此而日返奚必枕之而夜起信
乎筆由心法之先正兵匪聖人之得已造于鳥跡俄
然洒翰之工色以虎皮靡俟聞金而止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九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

油幕牋奏

謝撫諭詔書表

虜渝信誓爰興細柳之屯帝有恩言申念采薇之戍
命傳急驛歡動連營中謝竊以胡馬南侵謂齊盟之
可棄王師北伐乃大誼之當然由聖朝每示於包荒
故醜類敢從而干紀一自天聲之震果令賊膽之寒
始欲肆於狼貪俄已聞於獸散伏念臣誤當閭寄實
董戎昭所惜者可為之事機所憤者未雪之讎恥傳
檄而英豪丕應調兵而將吏無譁義士出奇敵酋渠

而獻捷遺黎效順舉城邑以願歸國勢既尊人心咸奮我疆我理方期舊境之復還靡室靡家尚恐征夫之况瘁值驕陽之蘊暑拜溫詔以如春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剛興時行勇由天錫謂戎車四牡久暴露於邊頭故細札十行示激昂於士氣沛然發號聞者屬心臣散不肅奉睿謨徧享羣聽拊循意切豈惟感動於武夫滲漉恩深尚有願觀之癡老

謝轉大中大夫表

分聞岡功虞典尚寬於幽黜拜官甚寵漢恩特示於超遷疏渥雖優循涯有覲臣中謝竊考本朝之定制

尤嚴四品之文階秩視諫大夫置為高選官非真法從不可序陞政須耆舊之人始稱褒崇之數如臣者素無才業誤受眷知入扈蹕於九宸出總戎於四路際風雲之會曾微橫草之功索日月之勞徒起取禾之誚通班寢峻論報滋難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極照臨政先綜覈三載攷績尚存隆古之遺八柄馭臣庸作羣工之勸遂令冗迹亦玷通聯臣敢不祇若綸言誓殫綿力身居外服雖莫陪禁近之游力守孤忠庶無忝論思之職

謝皇太子牋

謫材分閭未補一毫優詔遷官驟登四品命倣頒於
丹陛恩密載於青宮伏念臣奮迹單寒逢辰休顯入
持紫橐何補論思出建碧油更慙風望屬會吏銓之
諫猥陞法從之階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迪性溫文
挺姿明獻承顏廣內恪修問寢之恭聽事嚴宸密贊
求才之治肆令疎逖亦蓬高華迹遠甘泉空綴嚴吾
之列心依少海莫陪園綺之游

謝臘藥表

歲華紀臘愧顓閭之素食詔語如春錫尚方之珍劑
寵綏攸逮捧載難勝臣中謝伏念臣薄技易窮孤忠

自信邊城傳拆僅能護於風寒戰士荷戈恨莫同其
甘苦屬當凝凜上珍春慈函封一札之文奩貯萬金
之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博求利病勤拊瘡痍念王
事之獨勞不遑寧處慨君子之於役如何勿思肆盼
股餌之良俾竭馳驅之力臣敢不堅凝晚節御荷天
恩君賜必嘗既竊康寧之福民勞小愒蓋思蘊息之
期

賀皇太子冬至賤

緹室吹灰迎長伊始青宮主鬯受祉維新和溢殿闈
歡騰寓縣恭惟皇太子殿下性根仁孝學造高明入

侍嚴宸常謹雜鳴之間出親端士用鶴鴻翼之成對
陽德之方亨慶天休之俱至某踰瞻鶴禁屬綰麟符
賡暉暈之歌雖慙詞賦藻岡陵之什願祝壽祺

賜歷日謝表 嘉定十一年

歷書密課紀此元正詔旨分盼逮於外閭仰觀乾象
俯授人時 中謝 恭惟皇帝陛下天數在躬神道設教
御圖二紀常晝訪以夕修更化十年蓋日新而月異
肇嗣開歲誕告庶邦 臣 敢不謹恪布宣作興觀聽務
農重穀冀兼足於兵民愛日惜陰勉未為之事業

賀東宮正旦牋

春陽萌動肇紀王正儲極邃嚴是膺帝祉微騰寓縣
慶屬宗祧恭惟皇太子殿下迪德溫文挺姿英晤難
鳴問稱仁孝之譽日隆鶴禁談經問學之功時敏恭
臨華歲茂介繁禧 集分閭攸拘蓬廷伊阻丹墀設伏
莫觀元日之儀青地稱觴徒睇前星之曜

降直學士謝表

愚臣引咎甘寘嚴科聖主隆寬稍裁華職危蹤甫定
感涕橫流 中謝 伏念臣以疎庸之材當董統之寄奉
玉音之臨遣專款息民几綿力之經營弟惟固圉一
從索虜再入浮光勢既披猖事誠急危念全軀保妻

子之計夫誰不能然以賊遺君父之憂在臣何忍況制閫獲便宜之旨而兵家有牽制之謀指授之初預戒貪功而幸勝文移所至每令見可而知難邊頭皆奏於膚功京口獨違於節度及師潰泗城之下以身當淮左之鋒寢食不遑鬚髮盡白帝藁私室抗章公朝謂馬謖敗於祁山亮先貶等任福陷於好水琦亦奪官彼元老而猶然臣何人而自恕矧欲謝三軍之衆靡容恤一已之私懼方凜於淵冰戮宜加於蕭斧沆從寬典亶出異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振作事功丕昭賞罰憤神州之責盍歸王衍之諸人誓殽陵之

師不棄孟明之一青故加薄譴庸示至公臣敢不堅守孤忠痛思往咎佩大易匪躬之訓固莫辭難味先民陳力之言終當知止

謝皇太子牋

疏陳往咎自請抵辜詔黜隆名尚令任責雲天施大淵谷愧深中謝伏念某早荷國恩晚分閭寄我固守睦鄰之信彼屢興犯塞之師勢既蔓延法當牽制師行危道雖將帥之非才責在元戎念偏裨之何罪亟披誠疑自列悔尤恐不免於嚴誅乃僅裁於華職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力裨聖斷密輔陽剛謂邦有常

子之計夫誰不能然以賊遺君父之憂在臣何忍况制閫獲便宜之旨而兵家有牽制之謀指授之初預戒貪功而幸勝文移所至每令見可而知難邊頭皆奏於膚功京口獨違於節度及師潰泗城之下以身當淮左之鋒寢食不遑鬚髮盡白帝藁私室抗章公朝謂馬謖敗於祁山亮先貶等任福陷於好水琦亦奪官彼元老而猶然臣何人而自恕矧欲謝三軍之衆靡容恤一己之私懼方凜於淵冰戮宜加於蕭斧汔從寬典亶出異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振作事功丕昭賞罰憤神州之責盍歸王衍之諸人誓殲陵之

師不棄孟明之一青故加薄譴庸示至公臣敢不堅守孤忠痛思往咎佩大易匪躬之訓固莫辭難味先民陳力之言終當知止

謝皇太子牋

疏陳往咎自請抵辜詔黜隆名尚令任責雲天施大淵各愧深中謝伏念某早荷國恩晚分閭寄我固守睦鄰之信彼屢興犯塞之師勢既蔓延法當牽制師行危道雖將帥之非才責在元戎念偏裨之何罪亟披誠疑自列悔尤恐不免於嚴誅乃僅裁於華職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力裨聖斷密輔陽剛謂邦有常

刑豈容屈法時方多事不忍廢才示以薄懲俾之內
訟某敢不深恩既往預戒未然尋香火之緣方伸前
請收桑榆之效恐負初心

謝賜夏藥表

聞寄無功載履炎衡之序驛馳有詔肆盼尚藥之珍
稽首拜嘉拊心知愧中謝伏念臣初無遠略誤抱中
權卧護壺頭敢發墮鳶之嘆躬馳上塞粗親汗馬之
勞曲荷淵衷俯稽暑令奩寶節宣之劑壘封披拂之
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丕赫軍容密延國脉謂連營
暴露久分邊面之憂雖廣內高寒尚軫人間之熱故

加錫予用示眷鄰臣敢不抵服寵營力扶衰懦上推
德意同戰士之苦甘下廣仁風問蒼生之蘇息

明堂禮成賀表

中辛消吉聿崇三歲之禋上帝享誠丕擁一人之慶
乾坤昭貺寓縣歡騰中謝賀伏惟皇帝陛下治極守成
禮嚴報本調元布政尚存黃帝之規嚴父配天肆舉
周人之典精誠格於穹壤叶氣徧於幅員臣分闡攸
拘侍祠伊阻前宣室之席絕企清光扈甘泉之車猶
存昨夢

謝明堂赦表

重屋聲裡沆成熙典端闈肆青誕布寬書大號一傳
歡聲四起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正位凝命畏天受民
謂三歲親祠既示精虔之意而萬方何罪爰推曠蕩
之恩禁網悉清幅員胥抃臣肅聆詔旨寅奉藩條佩
玉麟之符雖慙共理霑金雞之澤庸廣至仁

明堂賀皇太子牋

國嚴常祀載循重屋之規帝享純誠爰輯儲闈之慶
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望隆式極儀亞至尊事天不
以文既成綽典受祉施於子宜介鴻休某忝際昌辰
適縻外服陪逢璋之彥莫邁通聯瞻主鬯之賢弟祈

景貺

復寶謨閣學士謝表

罪當貶等奉以周旋恩不踰時復其玷缺拊躬感涕
讀詔汗顏中謝伏念臣昨者憤虜憑陵出師牽撓偶
邊將有僨軍之咎在兵家存責帥之文亟自列以抵
辜終不忘於敵愾賈率連營之吏士糾齊諸寨之民
丁分道邀遮阻山塵擊我方乘勝既獻馘之屢聞賊
恥無功尚游魂而不去臣親提突騎往撫戎行將背
水以夾攻使騎輸之勿返點酋先遁僇免鯨鯢殘黨
繼奔散知鳥獸然後患方長而未竟顧薄材已試而

可知衆口難調親年篤老憂國之心如灼論兵之賢
有霜方陳累疏以丐閑乃用微勞而牽復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操持威柄綜覈治功謂事有至難寧保用
兵之利鈍念臣無他技粗嘗在外之險艱還其筆橐
之班責以桑榆之效臣敢不深恩大計益謹後圖觀
遇知仁先蹈聖人之明訓鞠躬盡力仰希前哲之盛心

謝皇太子牋

扣閣自疏僅黜隆名扞塞何功忽還舊觀凌兢拜命
跼蹐懷慙中謝伏念某昨緣邊將之踈力引中權之
咎尚寬萬死止裁筆橐之班自奮一行果奪旄裘之

氣始蜂屯而不去俄獸散而遂空亭障解嚴耕桑安
業既竭節狗國家之事始抗章陳母子之情所冀歸
休乃令牽復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謹修儲德參決
政機謂治世賞刑不容偏廢然兵家利鈍非可逆知
棄已往之瑕疵錄後來之勞效某敢不益思磨礪期
稱寵褒讀誓殺之書未忘前過陳出師之表永愧先
賢

謝臘藥表

職忝中權尚茲既歲詔頒上藥維以御冬沐寵優隆
拊衷危慄中謝伏念臣謀身術拙護塞技窮駢駢征

夫未有息肩之日霏霏雨雪適當隨指之時莫少慰
於士心乃獨叨於君賜急驛被璽書之渥內庭出奩
劑之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治保平康化躋仁壽謂
臣謬當閫外既久護於風寒念臣飽歷兵間恐或愆
於膂力猥承嘉惠俾衛微生臣敢不黽勉服勞激昂
扶僊布宣上旨冀同挾纊之溫輔養天和寧畏折綿
之凜

謝歷日表

閏定四時方謹歲華之始王大一統尤嚴歷法之頒
聲教所加觀瞻丕改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握符御極

正事承天有甘石以步占星躔交架命義和而出納
日馭順行肆令同宇之間皆覩清臺之制臣敢不竊
推疏密式廣布宣正月始和非特觀於象魏三時不
害冀兼足於扈農

賀皇太子歲旦牋

天轉斗杓倣頒鳳歷地隆震器玉擁鴻禧中賀恭惟
皇太子殿下學造高明譽兼仁孝參裁庶政更化之
治有光親近正人進德之功未已履端云始介福孔
多其猥絆戎昭阻趨班賀仰瞻青地莫親暉潤之餘
俯竭丹心第祝壽祺之永

明堂加恩謝表

吳縣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

精意承天既藏國陽之祀湛恩加地不遺閭外之
丹綽疏榮素餐知愧中謝竊考累朝之制最嚴
之祠顯相縟儀時則班行之助溥推餽惠初何中
之分如臣護鑰有嚴奉璋云阻躬圭寢峻已
爵之公采食驟增尤匪食功之義亟祗誤渥良
顏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禮備黃恭誠通肸鬯
以事上帝秩若禮文歛福以錫庶民施於藩屏肆
祭澤新衍封租臣敢不深省僥踰勉圖報塞進持
橐莫陪祠雍之行退憶蓐羹徒起還吳之興

謝皇太子牋

職居藩屏阻侍親祠恩錫土田例給餘餼省躬負愧
稽首拜嘉中謝載考熙朝尤隆宗祀凡在合宮之列
悉均宣室之釐而某方奉藩條亦叨祭澤爵每陞而
漸峻祿已厚而深增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學進多
聞政由參決深宮主鬯恪共膳寢之儀重屋觴密
侑馨香之薦故盼惠術俾行真祖某敢不勉竭微勞
少酬洪施班超護塞方當固圉之時張翰思吳未有
歸田之日

鐫職謝丞相啓

禦戎弗績上孤東閣之知抗疏自言稍絀西清之職
恩歸造化愧溢心顏伏念某猥以薄才當茲重任知
主上兼愛南北寧忍開邊知廟堂不問甲兵專謀保
境我雖守信虜自敗盟首挫其淮右之鋒復斷彼山
東之臂暮歲於此疆陲粗安豺狼無厭未飽其所欲
蜂蠆有毒已驅而復來睥睨關度劉兩郡蓋人神之
所共憤豈臣子之敢安事許便宜因有已盼之隆旨
法當牽制詎容不出於偏師文移但戒以淺攻吏士
輒從而深入泗城敗撓淮左繹騷決千里之籌旣無
勝算責三軍之帥厥有常刑徒以寇尚在邊身方扞

塞念辭難之未可姑引咎以自歸上援街亭次稽好
水使伏歐刀之戮亦所甘心止裁簪橐之班寧非輕
典信矣公朝之寬大深哉吾相之保全茲蓋伏遇某
官新美治功秉持憲度謂賞罰軍國之紀必合至公
然勝負兵家之常無庸深咎况已自歸於司敗特為
少屈於刑章僅抑隆名尚叨舊寄某敢不堅凝初志
懲艾往愆建大將之鼓旗敢妨賢路奉祠堂之香火
終託化鈞

復職謝丞相啟

邊防盡瘁久無可紀之功廟論閔勞驟復已鐫之職

銜恩至矣圖報闕然伏念某昨為牽撓之師庶伐跳梁之計微功深入雖由偏將之輕指蹤不明亦是中權之失既席藁引曠官之罪尚奮拳勵討賊之心勉吏士以功名作民兵之勇氣始周城而陣金湯據險以莫窺及仰寨而攻矢石乘高而並擊寇猶在境身自督軍但知竭狗國之丹心不敢顧倚門之白髮我師氣奮將四面以窮追彼衆謀知乃一宵而潛遁蓋却虜乃廟堂之算而平淮皆將士之勞某才不足以分北顧之憂功不足以抹東隅之失親年既晚每於色養以多違衆口紛紜動以空言而責備屢請祝釐

於閑散沆煩當軸之保全還學士之旨班出上公之洪造茲蓋伏遇某官謀謨闕大德量崇深謂天下之才實難察聞外之事匪易崇文平蜀由黃裳力援於中充國擊羗賴魏相獨是其說若國論不為之宗主則人情何自而奮強假復玷之新榮圖折衝之來效某敢不益殫薄技少塞厚恩方丞相憂邊安敢惜驅馳之力然小人有母冀終憐甘旨之情

謝二府啟

同前某官謀謨闕大德量崇深謂人才有賴於扶持且兵事寧無於利鈍方羣言競起皆非淮蔡之師獨

定見不搖力是營平之議蓋國論既為之宗主則人情必改於觀瞻假復玷之新榮圖折衝之未效某敢不益殫薄技少塞厚恩復鴈門之跼倍費公朝之力營菟裘之終祈故里之歸

賀丞相明堂加恩啟

播告大庭褒崇真宰類於上帝聿稽宗祀之文相維辟公爰侈冢司之渥非止衍戶畬之入蓋益隆巖石之瞻典冊一新搢紳交慶伏惟某官功存社稷運際風雲綽然應變守文之才魏乎體經贊元之學維聖主敬天之意一本至誠自清朝更化以來四成熙事

允舉行於縟禮皆典領於首台日者藏大享之儀洎中辛之吉月星明概乾坤清夷奠玉而神祇顧歆合侑而祖宗昭格法駕寶輅肅臨清廟之豆籩朱芾葱珩於赫上公之冕服以至御樓肆青稱蹕還宮祭澤流行天顏開喜厥有顯祀之效恨無可酬之官荒大國之封豈惟奄魯紀中書之考其永相唐茂對龍光密扶龜祚某屬縻符鑰快親制麻徹申伯之田欽異渥入平津之閣莫綴賀賓

加恩謝丞相啟

熙事告成方懋享天之德价藩承乏誤叨加地之恩

盡出洪私敢云舊典竊以禋祭之事國家所嚴討論
於博士議郎典領以寵臣碩輔獻金於廟環列通侯
執玉在庭森聯羣后於以移天子親祀之禮助辟公
顯相之勞此在邦彛盍推祭澤如某者心存北闕迹
滯周南昔雖扈蹕於禁嚴今阻奉璋於左右上千萬
歲之壽莫稱都護之觴取三百廛之禾空起詩人之
刺敢期餽惠申錫綸言超加并賦之多躡處公侯之
亞茲蓋伏遇某官加存寅亮道妙燮調類上帝裡六
宗粲若禮文之脩統百官均四海巍乎相業之高致
此優恩施於外服某敢不退循忝竊圖報知憐清塞

上之塵方憑妙算動吳中之興冀察歸心

回京湖趙置制啟

西清寓職幸聯中禁之班南紀宣威密倚上游之重
昔嘗忝同寅之事契今共分一面之顧憂江漢相望
政如唇齒邊陲是急未布腹心辱貽翰之相先愧脩
詞之不敏恭惟某官康時志大經世才周歷塊過都
掃空冀野之北離羣絕類獨步衡湘以南自結九重
之知不階尺寸之援褰帷出使一道澄清緩帶臨邊
累年靖謐屬者虜未犯塞公不顧身陳宣王復古之
詩續諸葛出師之表英槩凜凜寧退保一隅之偏義

旗堂堂有北向中原之意胡馬既退漢波隨清由渚
官而趨樊城已張光勢經磧鹵而絕大漢行紀雋功
其久綴從班冒當閫寄自抵司存之始即聞禁報之
來枝梧至艱鏘漏方闊每念風寒之宜護詎容脉絡
之不通有來好音叶濟滋事瞻羊公於峴首阻趨鈴
閣之嚴依劉表於荊州竊有寶鄰之幸

回湖北張漕啟

請違風度屢閱歲時惟川陸之阻長致音郵之疏闊
言念音概實勞寸心昨者諗恭光奉絲綸肅待麾節
實朝廷之異眷肆臺府之並開伏深抃喜某官襟度

粹異典刑醞藉昔在先正格於皇天聞司馬丞相當
朝夷虜相戒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興志士尚想
其遺風聞孫克紹於前烈入徧儀於鷺翹出屢剖於
虎符政每見思言皆底績屬當宇方勤於北顧而武
昌實據於上游安集鴈之民厥有仁聞轉流馬之餉
了無乏興行疇監牧之勛復贊公侯之業某立朝無
補分閫何堪屬倣脩之方嚴而枝梧之未易下慙公
議上愧國恩有來好音願安承教

賀宋總領除農少啟

出綽丹墀陞班金掌守邊務急方嚴萬竈之屯給餉

勛高擢正九農之列使權增重物輪交歸恭惟某官
性行做均文理密察以儒飾吏不減漢之孫宏以道
理財有若唐之劉晏粵自兩年之主計未嘗一日之
乏興人皆議增戍之非公獨憂民而體國衆方各養
兵之費公能倒廩以傾囷有同舟共濟之心無袖手
旁觀之意薦紳稱說旒宸歎嘉祥扈班清何止婆婆
於列寺甘泉地邃又將獻納於九重某側聽餘音莫
陪旅賀方有三軍之事政賴叶心若論萬世之功盍
歸主餉

回江西曹帥啟

帝謀連帥付江湖襟帶之區公以名儒當禮樂詩書
之選先聲籍甚衆望翕然恭惟某官學飽經綸材宏
開濟少已奉丹墀之對晚惟讀精舍之書傾者江湖
之間適有風塵之警建牙旗擁金甲曾上將壇開竹
棧擲桑弓一清蠻峒盍圖畫於雲臺之上乃崎嶇於
蜀道之中雋功未酬清議尚鬱肆圖舊德來隱洪都
精神鎮壓於山川志慮周匝於田里雲飛南浦未妨
尋閣上之詩夜直北扇行入草禁中之詔某濫叨分
閫竊喜開藩追念昔遊已成陳迹恃長江之天險未
敢謂然護教處之風寒政須叶濟

賀曾同知除宣撫啟

魁位斗樞宣威玉帳胡人南下至勤黼宸之憂周公東征丕赫衮衣之望軍容既肅賊膽自寒恭惟某官學貫天人名垂宇宙晁董萬言之對首唱諸儒燕許大手之文前無作者久參兵柄密運廟謨居有掃清河洛之心耻為宴安江沱之計何況我雖畫境虜屢寇邊錢穀甲兵日至廟堂與其中覆禮樂征夫出自天子孰若正名以見執政之尊專大行臺之事號召諸將網羅羣英裴令威名必建蔡州之功業謝公談笑盡是淮淝之事機當方尋車攻吉日之詩馳鍾簾

廟貌之奏遂作相以爰立恐無官之可酬某舊出鈞陶今依牙纛上渭濱之表正須諸葛之君臣隱綿上之田儻念介推之母予

賀簽書啟

號廣廷登賢宥府國於天地誰能去於五兵儒在朝廷豈惟重於九鼎師言無間人望有歸恭惟某官學本思軻道侔禹稷眉山諫臣之後喬木猶存考亭先生之徒靈光獨在九重賞其陳退四海推為老成語妙天下而恥於文鳴智周世務而不以才顯赫然英斷付以事樞方今羣城厭兵強敵在境竊思古誼

大春秋九世之讎抑恐後賢重河洛百年之責公必有以處此衆方從而謹焉見管夷吾何憂人有憑籍聞樂正子為政國其庶幾某久久登門情深賀履晉權東閣莫陪多士之遊生入玉闕頗動暮年之興

金山設陣亡人水陸疏

北虜渝盟士甘效死西方立教法許追亡興言橫草之冤肆設伊蒲之供昨者寇侵邊圉我出應兵或櫟甲登埤靡憚霽雲之死或摧鋒陷陣莫歸先軫之元痛逝者之如斯為法然而不禁又况時方掩骼野有暴骸雖戰士竭忠恥為全軀命之計然上蒼惡殺寧

不干陰陽之和乃即名山敬修淨果伏願普施救度盡脫沉淪人可即戎見上恩之深矣鬼猶厲賊想英魄之凜然

茅山祈雨請詞

年穀垂成政當潤澤秋楊為疹反病亢乾即仙聖之所居為黎元之有禱伏念臣濫膺顯聞兼鎮陪京維時多虞所望一稔序既當於秋斂田尚苦於燥剛始自近郊遠連並塞地綿千里皆懷望歲之憂帝監四方忍絕斯人之命使旱勢徧臻於屬部恐咎端專在於微臣寔震懼之靡寧冀精誠之上達伏願普敷德

施編惠嘉生哀此矜人久服勞於穡事沛然下雨俾無廢於歲功

尚書太夫人生日請詞

八袞之年加二屆此始生五福以壽為先擊于真宰敬輸悃素仰瀆穹蒼伏念臣妾約已儉勤棲心冲靜雖家庭雍穆幸色養之無違然歲月侵尋忽耄期之將至屬臨初度式按真科恭願颺馭下臨辦香上格衰如蒲柳固非盛壯之時假以桑榆庶保期頤之算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一

奏議

備對劄子

端平元年九月

臣恭惟陛下更化以來登庸一相號召諸賢江湖遠屏之人山林久幽之士隔絕千萬里而不見錄者訪求如不及近臣骨鯁之言小臣狂狷之議菴結二十年而不護伸者吐露無餘蘊士大夫常恨不遇聖主今生德可謂聖矣又常恨不遇賢相今相業可謂賢矣此韓愈石介作為頌詩之日也然而臣竊有憂焉昔人主未嘗不欲治而卒趨於亂自昔大臣未嘗不

欲得天下之譽而卒受天下之謗自昔士大夫未嘗不欲以名節自許而往往為富貴利祿所變者立志不果執德不固持循於久者易變矯揉於暫者難恃也以臣之愚竊跡近事明主方厲精更始而或者恐其情終大臣方奉公履正而或者過於責備善類方合而間有異同齟齬之迹國是方定而已有反覆動搖之戒不幸有近於先賢程顥之所憂者其故何歟蓋天下所恃與吾君吾相共起太平者諸賢而已彼其忠似遷直似訐上富春秋則進聖人血氣之戒上喜功名則守儒者根本之論內無許趙之寵而攻後

宮者相繼外無丁傳之橫而議戚畹者不已或欲覈內帑以佐經費或欲遠奄嬖以肅朝綱陛下雖始樂聞乃已默聽批依而不果依之類是也事之不稽於衆者則言今之不便於民者則言黜陟用舍之未協於公論者則又言大臣外雖翕受內或憚改報行而不果行之類是也聽者或從或違類者私主言者自鳴自止亦不堅執始初清明其兆已爾歲月稍失主意懈於上廟謨搖於下臣恐觀望迎合之說進中傷報復之計行賢者稍稍引退中人以下皆循然以求容羣小投袂復起而天下之事去矣臣聞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又聞堅凝之難昔我仁祖嘉祐之末琦為相修參預所用之人所行之事常如慶曆之初故四十二年之治侔於三代若夫朝用馬范暮擢章蔡朝變新法暮主紹述其禍有不忍言者然則陛下雖有改舊圖新之意果可保其終乎臣敢以此為明主規也人之常情惡直喜佞權位既重容受愈難熙寧大臣始用呂公著為中司公著不合而徐禧鄧綰之徒進紹聖大臣初引陳權共語不合而林希瓘輩遂為上容矣然則廟堂之上雖以進賢退不肖而為已任果可保其終乎臣敢以此為大臣規也立初節易保晚

節難冠準暮年未免動色於使相來初終身不能忘情於兩地种放常秩既召名譽頗減於遺逸之日唐介鄒浩既貴風采反不及論事之時然則班行之內號為有行義操守者又可保其終乎臣敢以此為士大夫之規也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思致諸賢之難亦既致之信任勿貳可也若尊顯其人忽弁其言謂之貌敬可也而一時諸賢又思保令名之難苟欲保之壯老一節可也若激昂於前委靡於後謂之晚繆可也言治於今日者多矣臣愚以為君相不必慨慕前古常如端平之初元足矣士大夫不必過持高論

毋改平日之大節足矣臣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其二

臣聞禍敗之來常患於不知與知之而不憂女真既滅難與我鄰重兵潰於游騎厚禮加於小使朝野凜然如控弦百萬之臨境可謂知所憂矣然臣猶以為未知所以憂也蓋自南北分裂其間大戰者有數曹操赤壁之役符堅淝水之役逆亮瓜州之役皆奔北而去或僅脫身煙焰或聞風聲鶴唳而遁或變起帳下殞於叢鏑彼惟不來來則為南師所勝商浩山桑

之役桓溫襄邑之役稽衰伐陂之役皆狼狽而返或絀廢為民或委罪偏裨或聞哭聲慙憤發病而死此惟不往往則為北師所敗今之難戎變詐不過如操強盛不過如堅凶殘不過如亮假令傾國大入是天亡此胡使之迭死而謀臣勇將奮躍以立功名之機也何以深憂為哉臣之所憂者今之將帥德望未必如浩材能未必如溫器識未必如裒而鳴劔抵掌坐談關河鼻息所衝上拂雲漢非笑蔡謨王羲之孫綽不可易之言經營王鎮惡到彥之哥舒翰不能守之地一舉而僨軍然猶未懲臣恐再舉而覆國矣此孟

子所謂盡心力而不得魚又有後災是也顧未以為憂何哉臣非敢佐懦者之論沮銳者之氣而為妄庸偷安者之地也蓋億兆之命不可以寡謀試強大之敵敵不可以虛氣吞世有患虎暴者必於其來往出沒途預設弓矢陷穽以待焉一旦咆哮而至其斃必矣若徒手入山林袒裼而搏之未有不反為所噬者自閔隴達於均房自均房達於淮右彼嘗所來往出沒之徒也高城深塹良將精卒吾弓矢陷穽之具也脩吾具以待其至卞莊子之智也徒手袒裼而往搏之馮婦之勇也今日之計將為卞莊子乎抑為馮婦乎昔

人有言天下大事豈堪再壞惟陛下與大臣謹之重之臣不勝惓惓

貼黃

臣竊見晉人委任將帥至專然祖逖翦平南復以戴淵臨之陶侃威行荆楚復以溫嶠參之謝安指授諸將使諸桓當上流羣謝當下流事權所寄未嘗徧重今自襄峴以至淮泗挈數千里之邊面兵柄付之一門上無董統下無副貳特守多其兵佐鎮戍皆其廝養未有毫髮之功而先養成尾大之勢非所以尊嚴朝廷保全將帥也臣願陛下更留睿算

又

臣妄謂金之與韃雖均為夷狄然待之要自不同金吾讎也韃吾鄰也斬使焚弊所以待讎也羈縻勿絕所以待鄰也與金通好是以待鄰之道待讎也與韃尋釁是以待讎之道待鄰也既失於前不可復失於後國家異日豈能不與韃和但其事在於數年之外此數年之內修實政養力使士馬疆保障厚藩籬固可以與之戰則可與之和矣

三

臣竊惟財用不足今日不可藥之病也先朝或出內

藏庫數百萬以助大農今內帑有無外廷不得而會矣前或世稅於農或推於商賈今稅摧俱重不可復加桑洪羊宇文融復生其術窮矣於是日造楮十六萬以給調度楮賤如糞土而造未已士大夫獻議盈廷工於詞病而拙於處方者皆是也臣有裕國寬民之要方不過沒入大贓吏數十家之貲然度寬大之朝決不忍行請條其次者一日罷編戶和糴之擾計產拋數非其樂低佑高量幾於毫奪歲歲為民患苦故曰罷之善或曰軍旅之興水旱無備則柰何臣謂與其糴於中下之戶孰若糴於富貴之家昔之所

謂富貴者不過聚象犀珠玉之好窮聲色耳目之奉其尤鄙者則多積鵠中之金而已至於吞噬千家之膏腴連亘數路之阡陌歲入號百萬斛則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亞乎此者又數家焉臣愚以為此類宜令所居郡縣各按版籍十糴其七若旁郡鄰縣之儔產則全糴焉糴十年止十年之外國用少紓則給其直臣聞安邊所官田歲可收三十萬斛此數家者歲可糴數十萬斛則編戶可以勿糴矣二曰追大吏乾沒之贓比年顯聞之臣尹京之臣繼餉之臣握兵之臣擁麾持節之臣未有不暴富者其人在藝祖孝皇

之朝皆當極刑其貲產繩以周官馭貧之法皆當沒入今各優游富里晏然享封君之富臣愚以為此類宜令有司覈其簿籍前所乾沒今昔追取別儲之以備邊費亦一策也昔人或相三君而無衣帛之妾或造國元老而僅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土山之墅平泉之莊所直幾世猶譏議今一家遂有百萬金倉一所何祥哉一貪倡之衆貪和之毒偏四海人心憤怒之日久矣今也田當沒入止糴其粟粟之外貨寶如山自若也貨當沒入止追其贓其不追者猶不勝用也此於貴家大吏無甚損而國與民皆可小蘇不亦

簡而易行乎臣所慮者上則陛下念其攀鱗附翼之功下則大臣牽於維桑與梓之情雖以臣言為然終不忍用是則朝廷於此數家及數十大賊吏無信負矣如國與民何惟陛下圖之

翰對劄子

端平二年七月十一日

一

臣共惟陛下厲精更化並建二揆共起治功興君英辟之規模也大臣同心輔政兼收群策不主已見先正名臣之德業也以此圖回何向不濟然天下之勢宜疆而日趨於弱宜安而日趨於危其故何歟蓋服

天下莫若公今也失之私鎮天下莫若重今也失之輕二失不去雖聖君賢相終不能以善治臣謹條其事以獻臣聞王者之興必有天命文帝在藩大橫是占平王尚幼當璧而拜而人力不預焉陛下受命於天柄臣掠功於已因私天位遂德柄臣因德柄臣遂失君道昔衛獻公謂甯喜曰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後世以為失言嗚呼祭猶在也鬱攸之變私第歸然而大室為燼是祭亦去矣臣竊意陛下內不能平而哀樂終始今古罕倫既得其主又得其死非私歟因私天位遂疏同氣因疏同氣遂失家道均為近屬等是

宗藩或寢園甲第寵光赫奕或荒草一邱祭享寂寥有司莫敢將明行路無不嗟閔非私歟左戚貴胄聯翩華途桑霍之萌也兩邸魚軒融洩廣內丁傳之漸也非私歟南陽近親蹙奪貧細郡國不敢問北司貴臣憑恃恩寵風憲不敢劾非私歟大農告乏而乘輿後宮之奉未聞少損大臣鐫俸而重俟累將之家不拔一毫非私歟然則天下之心安得而悅服照烈於亮閔張不能間符堅於猛宗戚不能毀其見重如此若夫憂纔畏議有狼跋之嗟厭事避權勲魚羹之興非輕歟申屠劾弄臣之罪於相府九齡叱寵妃之使於

朝堂其自重如此若夫猗違肺腑之間道有所屈浮沉宦寺之際志不得行非輕歟裴度處置兩河斂手德裕告戒三鎮聽命若夫勉之以協和乃佩劍而相笑諭之以謹重乃拜表而即行非輕歟淮失邳徐方懷吹鑿之心蜀窺秦鞏已有欲炙之色非輕歟子產為政歌怨不卹管仲下令虧益者死若夫以匹夫橫議而變政因走卒偶語而易令非輕歟然則天下之治安得堅凝臣謂藥今之病掇今之弊別無奇策不過去其私而服之以公去其輕而鎮之以重而已夫惟以天位歸諸天命而不歸諸人力裁柄臣之恩然

後可以示臣子之戒雪故王之冤然後可以召天地之和孝宗之於秀邸待本生親之法也過此恐有諫濮園者矣宣仁之於高氏待外戚之法也過此恐有張堯佐者矣高宗之於張去為劉婕妤待奄嬖之法也否則踵政宣之法矣此臣所謂去其私而服之以公者也官府為一體則朝綱肅政事出中書則相權重韓琦之逐任守忠陳俊卿之去曾覲大臣處近習之法也趙普諫幽燕之役寇準決澶淵之策大臣處邊事之法也失信者民惑反汗者令輕繼今以往方其造令也當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及其行令也

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有議令虧令益令不如令者皆罪之則令重矣此臣所謂去其輕而鎮之以重者也臣在田里見癸巳十月以後所下詔令雖樵夫野老莫不欣躍鼓舞曰太平旦夕可致及來行都稍久目擊近事寢異初元以聖君而蒙天下之疑以賢相而受天下之謗臣思其故而不可得意者私與輕有以累之詩云心之憂矣又云心乎愛矣惟陛下與大臣留意而改圖焉

貼黃

臣竊見舊川之事出於迫脅向者止議其罪不原其

情近者雖復其爵未雪其枉皆議臣過計非陛下本
心臣猶記訃告之初震悼輟朝亟命有司討論贈典
陛下本心蓋如此文致潛逆削奪封爵乃當時小人
之謀繳駁論列各有主名豈陛下本心哉美官歸此
曹惡謗叢陛下此曹之罪不討則陛下之謗不解陛
下何不下尺紙之詔曰故王素有東海王疆寧王憲
之志不幸遭變朕於同氣友愛素隆而某人等實間
朕骨肉離朕手足使太母不得全鴈鳩平均之德使
人主不得盡眷令急難之情朕既痛心疾首追咎往事
前日繳駁論列之人宜伏江充蘇文之誅德音辨誣

則四海之心悅矣厚禮改葬則九原之憾釋矣至於
聖恩矣牽復論言一盼無第可告無孤可付天下之
人莫不聞而哀之陛下孔懷終鮮之痛宜如何耶議
者亦諒陛下之心矣以國本之未立也臣以為隱然
示人以未繼絕之故不若曉然以示人將繼絕之意
先事播告待國本之立而舉行焉不亦可乎陛下仁
聖甚祖宗好學禮賢無失德於天下而乾象錯異民
情危疑變故日生警遽日至豈非此一大事未允天
人之意而然與臣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度

臣聞之道塗皆謂陛下更化既久責治未進稍厭君子復思小人朝野謹傳莫不失望然陛下聖明固無是事萬一有之亂萌禍胎昉於此矣夫國猶身也身不能無病受病必有源極伐於少至老必驗蘊伏於憂至秋必發柄臣濁亂天下久矣暨元春知孝之流橫議於朝反易綱常變亂邪正而元氣壞國損善湘之倫妄作於邊削薄本根裂棄險要而弱勢成以一易二民始疑楮三界並行民始賤楮通國無策以拯而亡形具於斯時也水旱游蹂彗孛交流火燔都邑盜滿原野柄臣懼天下議已遂行一切苟悅之政以

求容於斯世顛卒戕憲而不討肝卒殺守而曲赦於是兵以姑息為當然訓齊以法則怨賊吏滿天下躬盜賊之行而享封君之富於是吏以饕墨為當然薄錄其尤則怨覃免無節循轉不已徒手赴春開而秋賦幾廢正即滿銓部而任子倍增於是士大夫以僥倖為當然裁抑其甚則又怨柄臣與其徒皆攫取陛下之富貴而去而獨留其大敵極壞之朝綱已開難合之邊釁驕冗不可簡稽之兵窮極不可變通之楮陷溺不可挽回之風俗以遺陛下此脉家所謂在膏之上盲之下良醫棄其鍼石而走之證也陛下不幸而

當之諸賢不量力而就之相視束手莫知所為陛下
責諸賢無偏鵠華佗之方則似矣若曰更醫而致疾
則非也假令陛下起柄臣於九原授以相印還債帥
於謫地升之將壇天下其遂晏然乎嗟夫君子小人
並立於世小人享其樂君子當其憂小人飲其甘君
子味其苦小人善交結故負罪而見思君子拙迎合
故輸忠而獲厭小人恃智巧君子恃天理人心之正
而天與人又有時而不然檜十九年彌遠二十六年
而衍七日光九月君子之難取必於天如此慶曆
議減任子任子不可減而仲淹琦罷淳熙議裁恩需

恩需不可裁而龔茂良逐小人作流共工於幽州賦
以快之君子之不見樂於人如此天與人皆不可恃
所恃者人主而已親之猶恐其疏廢之猶恐其去柰
何外示眷禮內萌厭倦使之皆岌岌不自保乎名臣
殄瘁時事寢非弓旌所招稍稍引去見幾而作者未
已也彈射所驅往往復還躡迹而至者未已也曾肇
有言竊觀近日上意漸變深味此語可為寒心臣願
陛下堅疑初志無使邪說播正論小人間君子如肇
所慮則用今之二相與今之諸賢足矣不然雖舉十
六相彼四凶之來不知十六相者何恃而安乎或曰

今天下最急者兵與楮二事有人焉能制兵之驕扶
楮之賤雖非君子盡用之以紓一時之急乎臣曰不
然宣靖之禍蔡京為之也虜騎長驅京已貶責乃自
言有禦狄之策以求復用當時不惑其言天下後世
亦不追恨其策之未試何也京惟無策所以至此既
已至此策將安出小人欺世之術每類於此嗚呼堅
守京師者李綱也再造江表者趙鼎也導中國攘夷
狄者張浚也皆君子也國存至今用君子之力也使
京復用則國亡久矣此陛下之商鑒也臣所以不勝
惓惓者哉

貼黃

臣蒙恩兼郎竊見本選在籍小使臣一萬三千九百
餘人內奏補五百五百餘人宗室三千六百餘人吏
職軍班各千人而武舉不滿五百軍功不滿千以恩
澤入仕者如此之多臣因以名器之濫予以材武自
奮者如此之少臣因以知武功之不競而又有爵
一塗已參注者二千一百餘人來者源源未已皆注
監當而監當關皆十二年以上六七人共守一關臣
恐數年之後充塞銓部皆以貲為郎之人而仕進之
塗愈狹矣臣謂國用不足固今日急務然生財之道

非止一端鬻爵之令可以已矣惟陛下與大臣熟議焉

錄聖語申時政記所狀

閏月十一日赴後殿奏事例二件讀至第一劄至因私天位遂德柄臣處奏云近有御筆戒飭臣寮無得言故相事臣謂故相有功於陛下陛下欲保全其子孫田產可也至於其人當國幾三十年所行之事有是與非是非之理根於人心陛下豈能泯人心之是非使之不敢言乎聖語曰朕何嘗禁人如此說讀至沂榮魚軒融洩廣內處奏云陛下自藩邸入承大統

有生之親有出繼之親崇奉之道固宜從厚但人主之孝與臣庶不同人主以奉宗廟尊正統為孝漢定陶傳太后欲居北宮師丹等以為非臣謂陛下閨門之私恩不可以不厚朝廷之公分不可以不嚴聖語曰此事自有典故讀至諸葛亮王猛處奏云陛下向者待柄臣太重人莫不畏之今者待大臣既輕大臣又自輕人皆不畏之大臣使人畏固不可使人不畏亦不可讀至拜表即行處奏云去歲興師猶是朝廷有進取之意將帥觀望而然後來廟謨專務收斂靠實戒飭屢下而淮東興宿州之役荆襄出唐州之師

皆不以聞於朝如此則將帥在外妄作廟堂不能誰
何之何以為國聖語曰唐州之事亦曾申來奏云臣
疎賤不知朝廷機密但為國之道無過賞罰陳韓既
以平叛受賞唐州失律豈容佚罰縱元帥未可輕動
至如偏帥提師而出覆軍而歸無罰可也乎聖語曰
然讀至孝宗之於秀邸處奏云孝宗在位二十餘年
所以待秀邸者輕重厚薄皆有準則故廟謚為孝此
陛下所當法聖語曰朕只是依典故讀至待奄嬖處
聖語曰朕何曾與此曹謀事奏云更化之初都無此
傳只因近日軍卒小警戚官左右皆得進言陛下之

聽不免稍雜若信其言天下之事去矣聖語曰無此
奏云雖無此事然聞此事亦足以戒讀至肅朝綱重
相權處聖語曰今政出中書不可謂不重奏云陛下
待左相眷意未嘗衰而外間妄云眷衰於是左相求
去右相未嘗引舊人而外間妄云薦某人某人於是
右相求去此必小人欲二相皆去之計也又近日廷
臣皆言二相不和臣為樞屬日日隨都司白事見二
相握手促膝議論甚協未見不和之迹聖語曰得如
此甚好讀至聖君賢相而受疑謗臣思其故而不可
得處聖語曰卿思其故是如何奏云已見奏篇讀貼

黃至荅川之事聖語曰濟王之事與秦王不同羣臣引秦王為比非也奏云畢竟陛下本心不如此震悼輟朝陛下本心也討論贈典陛下初詔也彼來因一等小人為給舍臺諫繳駁論列不已遂有後面一段施行臣謂當治此一等小人之罪以滌陛下千載之謗聖語曰人主尚思有司守法奏云當時小人各為一身之謀恐非守陛下之法讀至繼絕處聖語曰朕向有御筆卿見否奏云臣見之國本未建宜陛下有此言他日陛下子孫千億國本既建此事恐不容已不若令天下人先如此意上默然讀第二劄至諸賢

不量力而就處奏云陛下更化許久外間失職小人之論皆以為朝廷所行之事無一件是臣平心論之向來陛下權柄下移欲自除一吏不可今要除從官則御筆經除要並命兩相則宣麻同拜此攬權之效向來內自職事官以上外自通判以上皆有定價士大夫納賂於權門取償於百姓今內外差遣並從公揀拔向後廉吏必多廉吏多則民力蘇此去貪之效也向來故相蒙蔽羣臣於陛下之前豈敢誦言其非近臣中惟真德秀魏了翁小臣中將蔣重珍陳瓘之流曾與之異論今人人得以攻廟堂缺失議朝政是

非此闢言路之効也謂更化無效則不可但此等言語近於諂諛故臣不敢具之奏篇惟陛下堅守此意勿使小人破壞之磨以歲月何事不成讀至弓旌所招稍稍引去處聖語曰誰也奏云蔣重珍既去洪咨夔又引疾如此則諸賢皆去別有一副人當來矣上頷之讀至蔡京自言有禦狄之策處聖語曰士大夫虛談多實用少又曰任責者少小人之有才者亦不可終廢易但言內君子外小人何嘗教廢而不用奏云陛下欲君某人居廢堂恐非外小人之義聖語曰無朕欲令尹京行會子奏云臣記既得會子當故相末

年外路只賣得三百以下錢若某人果有秤提之術被時何不以獻故相乃秘藏至今此只是欺世之言實無奇策聖語曰卿言良是他想亦無策上又歎無人任事奏云今日病證既深用君子如餅參苓雖無近效猶有可生全之理用小人如服烏喙一劑而亡矣讀蒯畢端笏奏云臣少小讀書每見犯顏敢諫者謂之忠臣希旨論事者謂之諛臣臣雖不及古人然陛下聖德容受如此不覺罄其狂愚所言未必一一中理惟陛下擇而行之下殿再拜而退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十二
奏議
召對劄子
淳祐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臣聞更化則善治化愈更而治愈不能善者咎不在
它一日委任之失二曰謀謨之誤深惟本朝以仁立
國勢趨於弱粵自全盛至於偏安雖二百年間名臣輩
出而夷狄之患未有能當之者有一人焉出而當之
人主舉國以聽天下亦幸其集事而不暇也臣竊議
其後若景德之於寇準慶歷之於呂夷簡靖康之於
李綱建炎之於秦檜是也然幸澶州斡旋覽準實能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十二

奏議

召對劄子
淳祐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臣聞更化則善治化愈更而治愈不能善者咎不在
它一日委任之失二曰謀謨之誤深惟本朝以仁立
國勢趨於弱粵自全盛至於偏安雖二百年間名臣輩
出而夷狄之患未有能當之者有一人焉出而當之
人主舉國以聽天下亦幸其集事而不暇也臣竊議
其後若景德之於寇準慶歷之於呂夷簡靖康之於
李綱建炎之於秦檜是也然幸澶州斡旋覽準實能

戰卻二酋全京師綱實能守遣富范盟遼憂返河南
還東朝夷簡檜實能和陛下慨思其人而不可得遂
取其似是而非者而相之夫以借助滅守緒為戰則
不武以厚弊奉儕蓋為和以清野蹙國為守則不智
實未嘗和實未嘗戰實不能守而自負和戰守之功
迭執和戰守之權人主舉國而聽天下明知其不足
集事畏之而不敢議既去而畏之未已豈非以叔文
起復之謀雖沮於獨斷廬祀見思之語已喧於羣聽
乎議者求其說而不可得則又曰思其能把握而負
荷也思其能致富彊也是又不然祿去公室政出世

卿不可以言把握畫江之外惟有移蹕不可以言負荷
實則增料名曰縮楮實則再摧名曰浮鹽不可以言富
強已試亡其視準綱夷簡董猶不同又不足以望檜
萬一此委任之失一也昔者不擇其人而任之太專
今也懲前之專雖擇其人而未嘗盡授以柄官無緊
慢動煩親擢有不由中書進擬者矣事無巨細多出
聖裁有不容外庭與聞者矣臣不知陛下聚名流於
臺省旃屢清望之地嘗置簿官中考其所言行否
乎抑但曰進呈訖而已乎將使之為四諫官三舍人
乎抑調護使之勿言宣諭使之奉詔乎將使之為程

順朱熹乎抑使之倚閣春秋而談青苗乎其大者登人望於廟堂之上將責之以韓琦富弼之事乎抑使之今日曰領聖旨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乎此委任之失二也天下望治甚於飢渴而諸君子虛名過於實用清談多於行事大臣有翕受之量而無主宰之力同列有不說之色而無醜假之和桑蔭易移機事屢失桑維翰一日易十節度使今代一邊閫淹久而後決郭子儀朝聞命夕引道令遣一儒帥迫趣而始行薄物細故紛拏不已急政要務謙遜未遑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砲石而言安石之譏未廢

春秋用安石致禍之本也於時尚以為不急況今之不急有甚於此者乎此謨謀之誤一也昔劉摯當軸憂章厚覆出主調停之議用牢籠之策於是宣仁諭摯曰如厚者雖以相位遜之不可復收矣厥後諸賢之禍甚酷摯幾覆族而宣仁在天之謗至南渡而後明小人怨毒上及君親於縉紳乎何有陛下之聖固無愧於宣仁諸臣之賢恐未及於劉摯奈何不鑒覆車之轍反操入室之戈助羣小而自攻乎洛蜀分明而願軾逐布忠彥爭權而京相今廟謨睽異邪黨擲掄臣實未知其所終此謀謨之誤二也陛下內責治

效之不進外憂狄患之莫禦慨管仲樂毅之不作憶李訓鄭注之有才聖心鬱陶寤寐嗟嘆左右竊聽而知之朝野習聞而憂之夫以明謨雄斷卓冠百王實有退小人之力而虛受小人之謗此亦羣臣不能建明之罪也臣竊以為自古有任事之臣有折衝之臣有託國之臣任事者取其智謀折衝者取其威望至於託國則取其忠實而已元溫嗾誚王衍諸人自許豪傑符堅笑之語及謝安則以為江左偉人秦檜嘗言諸人當啖飴觀吾致太平其意謂東南不可一日無我然元术將死乃以張浚尚存為憂安與浚不過

一過爾安握兵不如溫跋扈不如溫浚專權不如檜挾虜自重不如檜而二酋者乃慢彼而敬此然則陛下之國家社稷將託之於如溫如檜者乎抑托之於如安如浚者乎書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已去而疑其如勿去已任而貳其如勿任惟陛下留聖恩焉

二

臣聞善類之離合世運之隆替繫焉言路之通塞主德之明闇繫焉臣遠據簡編之記載近參耆舊之見聞竊謂善類之合莫盛於本朝言路之通亦莫盛於本朝蓋世道興隆之候主德聖明之驗其事不可殫

舉臣請試條其略自昔人主不喜人論時政而治平之濮議熙寧之新法元祐之黨籍炎紹之和議乾淳之恢復慶元之道學諫者有人自昔人主不喜人言婦寺而遂國夫人之封德用女口之進諫者有人雷允恭之交結任守忠之離間諫者有人自昔人主不喜人攻女謁排戚畹而彥傳主貴妃昌朝結姿諫者有人張堯佐領四使張詵擢樞筦諫者有人自昔人主不喜人非議土木符瑞之類而土清之役天書之事諫者有人自昔人臣於妃后於儲貳類曰此人主家而金庭瑤華之廢嘉祐宗正南渡資喜之建諫

者有人自昔人臣進言鮮不以犯顏撻鱗為憂惟本朝不然趙普贊與子之策曰陛下豈可以再誤張昇進建儲之說曰陛下孤寒陳瓘力諫東朝還政鄒浩請停昭懷冊禮婁寅亮乞選藝祖諸孫使遇衰世闇朝必觸奇禍而我祖宗甘其苦言養其直氣有立行其說者有久而思之者有始忤而終合者有自常調拔為清望官者烏呼此本朝之所以為本朝歟陛下仁聖動法祖宗閱羣臣章奏如見肺腑肝雖所言狂悖可論以大不敬非所宜言之罪者未嘗加譴至乃厚祿顯職光寵其身分布中外任使有加所謂立行其

說者自常調拔為清望官者比肩而立久而思之者始忤而終合者亦接踵而至臣每嘆凡人度量各有限極惟聖主與天同量仁宗初年攻夷簡者皆去其後仲淹大用若脩若靖若洙繼還臺閣皆前日攻夷簡之人也孝宗初年攻覲大淵者皆去其後周必大龔茂良大用所擢名侍從臺諫皆前日攻覲大淵之人也魏掞之一布衣身既歿猶思其言而寵褒之豈非與天同量乎傳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陛下待羣臣至厚記憶所及野無遺賢臣恐其間尚有迹遠位卑而滯者其人昔尚盛年今已暮景昔

膠舊聞今長新職非復洛陽之誼吳下之蒙矣陛下收之於霜降水涸之餘納之於天覆地載之內達者稍近之滯者者稍擢之使善類常合言路常通陛下侔德二祖而諸臣亦可自附於先朝之名人矣臣不勝惓惓

三

臣既妄議時務於前矣深惟使事有當復於上者其一曰恤貧民兵興以來瀕江之人困於和糴困於軍需困於浮蓋困於拋買困於招軍和糴則低估高量軍需則籠奪百貨浮蓋則扣戶抑配拋買則一錢而

百錢之物招軍則募錢衣裳皆賜保自備一卒就募而一家破矣昔之豪戶鉅產化為貧弱名區要事所至蕭疎蘇息無期侵牟轉急二稅有預借至淳祐九年者民生斯時尤可哀痛宜擇良吏勤而拊之頃歲督師者至誅某郡之吏傳首列城總餉者亦斷人一支以威所部上下交征民不見德向非陛下所至仁戒飾數下蠲逋負減租稅而專閭主計之臣亦皆一時遴選稍於其間有所弛張則民怨盜起久矣國家版圖日蹙如江浙荆湖閩廣十餘路禮樂衣冠一綫之脉寄焉臣願陛下選拔帥守監司常用明治亂

知大體之人守令循良者擢之貪殘者斥之民心愛戴而不貳則天命眷顧而不釋矣其二曰處流民今沿流諸郡流移悉已布滿此曹羣聚無統飢餓無憐或橫行江中沉舟奪貨或夜出墟落斬關探囊有司雖稍捕獲梟磔相望終不襄止古者以移民為常漢遷諸豪於五陵諸葛亮以一隅之力尚能拔閩中戶口入蜀而不聞後患良以主能制客而客不勝主故也今州縣單弱無守備田里凋殘無積蓄如饒州譙樓欲壓扶以二木城圯可踰濠塞為陸郡兵千人未嘗簡稽以此推之它州可見一夫攘臂疾呼必為執

事者之憂臣願陛下申命諸郡繕城池蒐卒乘勵隅
總使金湯之勢旗鼓之容隱然足恃則主能制客矣
千人所聚必有一人智謀材武出其上者牢籠而任
使之分之勿使聚弱之勿使強則客不勝主矣夫基
本厚行勢尊威令行則徂詐作使苟為不然陳勝
輟耕高歡結客皆吾民也況流移者乎臣每怪韃在
草地哨騎在淮北幹腹之謀在安南議者咸知防虜
而流民近在目為腹心之謀則未有以為急者惟陛
下留神

貼黃

臣違去闕庭留落遠外常謂終老莫望清光昨蒙聖
恩俾之入覲驚喜感泣實出望表然臣有母今年八
十有六況臣之年已六十矣自古忠孝難於兩全力
辭予環人所共知久不獲命進退維谷今幸進瞻威
顏畢陳狂瞽臣志願足矣欲望聖慈哀臣血淚昇臣
福建路待次一州稍便親養使朝野之人皆知臣之
來也不敢忘明主臣之去也不敢忘老親臣死且不
朽冒於宸聰恭候斧鑕

錄聖語奏申狀

竊見近降內批指揮今後臣寮奏對所得聖語並

要一奏一申者

右臣今月二十三日依已降指揮上殿奏事所奏劄子三件第一劄讀至聚名流於臺省旃厦處玉音云所召之人所進之言未嘗不用至大臣同列處玉音云近日大臣甚和至洛蜀分朋處玉音深以為然臣奏云分朋植黨非國家之福惟明主建大中以銷弭之讀第一劄畢臣奏云朝野之人皆以小人復用為憂玉音云必無此臣奏云羣臣雖陛下之言天下人未知之小臣近至都城始聞聖制末章有姦邪終屏黜之句然後中外相慶人情讀第二劄至容受直言

處玉音云此朕祖宗家法讀至其間有迹遠位卑處玉音云為誰臣奏云當世賢俊收召已盡只遺數人中外臣寮屢為陛下言之以從臣如王遂徐清叟方大琮庶寮如湯巾已沒存者如黃自然王邁之類自然近已召用餘人皆年事已高惟明主收之於晚節讀三劄至二稅有預借至淳祐九年處玉音云向有御筆臣奏云臣嘗奉詔劾其尤甚者玉音云大率貪吏多讀奏劄畢臣讀云久去闕庭蒙君命召臣不敢不至玉音云已去幾年矣臣奏云十有一年耶茲幸復瞻天日之表臣之志願足矣念臣有母今年八十

有六願乞骸骨歸奉養親王音云未知朕久著文名
且有史學當盼錫第之命兼任修纂之事臣奏云進
對之頃抑荷聖諭嘉獎如此臣空疎不學實恐懼不
敢當然生成拔擢恩出君父不出左右先容臣榮幸
甚矣容臣下殿仰謝聖恩

轉對劄子 十月一日

臣恭惟陛下躬聖德膺駿命寶開我宋無窮之基然
踐祚二紀國本未建中外寒心非一日臣下納忠非
一人仰窺聖意務欲謹重自端平初博訪精擇今一
星周謹重如故言之愈衆聽之愈緩昔漆室女至微

無知也顧以君老子少為憂夫少有時而壯其憂且
爾使此女生於今日為陛下憂宜何如也臣庶之家
十金之產一命之澤必思所以傳授之者陛下貴為
天子守一祖十二宗之業繫四海九州億兆人之命
而鶴禁無主器之子鷄鳴無問寢之人陛下樂乎否
也裡類上帝歎謁原廟不知其幾矣陟降惟至尊裸
薦無後繼陛下嘗反顧乎否也獻議者曰宜早定宜
豫建沮議者曰不可忽曰有所待陛下於二者之說
亦嘗求其情乎蓋建威立順黃門常侍之謀也埋璧
於庭而以羣公子卜巴姬之意也諉曰人主家事世

勸林甫之言也國家大事而與左右邪諂之人謀之
鮮有不為所搖者古今一律不可不察臣嘗以為此
事在唐宣宗後唐明宗行之則甚難在我仁宗高宗
行之則甚易毓英宗孝宗於禁中也皆擇於未入之
前而定於既入之後異其名爵別其名稱自幼至長
自姪為子不待建儲而人望國有所繫矣若夫朝取
一人焉暮取一人焉一出焉一入焉舉棋之勢未定
當壁之覬窺廣非所以嚴宗廟而尊本統也陛下明
廟同符二祖獨於此一大事猶豫不決豈非內主謹
重之論傍惑牽制之說而然歟或難臣曰金枝玉葉

之盛文昭武穆之衆將嗚呼定臣曰孟子曰為天下
得人謂之仁傳曰以長以賢不利之言也天命陛下
為華夏民物之主聖意之所向即天命之所屬也誰
敢違之或又曰陛下春秋鼎盛螽斯之慶未艾椒聊
之寶必蕃盍小需乎臣曰乚豔虛則入居廣內岐嶷
生則遣還舊邸明明我祖具有成憲陛下曷不舉而
行之歟臣又考之先朝國有大議皆近臣發其端大
臣贊其決今近臣抗論自鳴自止姑以塞責未見屢
數十疏不已如范鎮司馬光者大臣造膝或言或否
莫得而知未見以身任大事如韓琦趙鼎者遭時如

此遇主如此處擲歲月遺天下以隱憂豈非陛下近
臣不盡觀大臣不責難之咎歟臣本州縣俗吏陛下
度越拘寧賜之儒科置之文館又俾執經入侍旗厦
不世之榮遇也深惟空疎無以報仰君父幸因轉對
輒論天下大計自附於漆室女憂愛之義惟陛下赦
其愚而采其忠焉

召對劄子 辛亥五月一日

臣聞易曰窮則變變者猶醫家汗下之劑不得已而
用不可以屢試也寶詔壞證矣陛下慨然改號端平
一變之功侔於元祐不幸金甌韃典適丁是時外患

之來勢如風雨謂宜堅初志修內治以待之執事者
方咎用賢之無益疑更化之致寇再變而為嘉熙三
變而為淳祐皆求以愈於端平也然而足不能有所
愈也於是四變而為乙巳五變而為丁未其間豈無
賢揆率不能以局面隨之而變此如沉痾之人屢汗
屢下之餘難乎其處方矣夫亟易相而圖任靡終數
更化而規模不立此所以每變而愈下歟惟丁未轉
局則異於是以端平之舊相復修端平之政事收拾
端平之人材致太平而起頌聲宜無難者而時異事
殊不可概論諸老珍瘁宿望一空名臣欲盡來者誰

繼經費繁浩大司農不能給未免講求生財之說人不見大夫無可使未免參用喜事之人諸公貴人志得意滿既取美官又全美名而去一二自好之士方且栖遲偃仰弓旌雖遣翔而未集使當饋有乏才之嘆翹館無可賢之延或者見其如此遂目陛下與大臣改端平之政矣甚者以為改端平之心矣自古政事不能無弊端平之失在於施行銳周防疎除擢驟而已然則以今之審矯昔之銳以今之審矯昔之疎以今之久驕昔之驟因特酌宜扶偏採失不得不然端平之政或可改也若夫召故老起諸賢抑世

卿杜近習去副封開言路絀職吏減斛面數大節目皆陛下與大臣端平之初心天命之眷顧國祚之靈長人心之親附繫焉自始至今孰敢議其非者斷乎不可改已臣在田里見元會所下餘書作而曰謂陛下與大臣改端平之心者誣也臣聞仁宗以恭儉安靜為治體終其身而不變孝宗以剛明果斷為治體亦終其身而不變中間雖有小因革要皆不失其初心故嘉祐淳熙之盛為本朝冠臣敢誦二祖之治獻陛下昔富弼再相上謂歐陽修曰弼頃為人所繞今必顧慮不若堅守初志臣敢誦富弼之事為大臣勉詩

云受莫助之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二

臣聞之道路皆朝廷近懲多言之患稍有厭言之意矣臣固知其不然也陛下自初臨御導人使諫凡嬰鱗直突苦口難堪之言皆霽威嚴和顏色以受之間有留落在外已而相繼收召或至於大用可謂有君人之度矣大臣既再當國虛心無我凡意見柄鑿議論矛盾之人皆泯恩怨色同異以容之初若齟齬難合俄而歡然相得或與之同列可謂有大臣之量矣學士大夫過主如此遭時如此政之得失事之當否

不有造膝乎不有附耳乎而自頃以來大小之臣囊封匭奏往往播騰上焉者失納約之義下焉者犯橫議之戒幾於太強聒矣然其大意不過責難於君責備於吾相爾豈有它哉自昔議論之臣人主無失德則言板庭或言戚里或言土木或言聚歛陛下毋恠其如此也求之在上而已仁祖恭儉之主納一女言而王素諫擢一妃族而王舉正等皆諫章聖太平之世築一玉清宮而張詠諫阜陵英明之主創一發運使以治財而張栻諫不特此也有選人而上流民圖者有縣佐而論備貳者有諸生而諫花石者國史書

之天下記之非諸臣言之之難而列聖容之之難故
曰求之在上而已大臣無可議則指除授或指賓客
或指子弟大臣毋恠其如此也求之在我而已推之
所在怨之所歸光薦祖禹同列以為姻鼎薦九成言
者以為黨修至於祖禹九成有所不免公著為相願
為客求公著而不得者惟願之怨修至於願有所不免
後為父拭為子其視師淮蜀也軍民有百萬生靈由
五十學士之謠臺臣有軍國大事付癡騷小子之語
修至於拭有所不免故曰求其在我而已不特此也
有以堂後官私事許普者有以交結宮掖詆斥博者

有以跋扈誣琦者有以不敢辨明之謗中弼者何嘗
為諸老之瑕疵適足以見大臣之德度故曰求其在
我而已夫君相未嘗無聽納之意而中外乃妄有厭倦
之疑非國之美也臣謂惟聖君而後可以責難惟賢
相而後可以責備使過猜忌愼諫之主沉愷怙權之
相孰肯以身試不測之禍乎臣願陛下與大臣採用
其言之可行者以涵養其氣甄錄其人之可進者以
招徠其類則盛德大業令聞廣譽在上而不在下在
我而不在彼妄取進止

貼黃

臣昔在端平乙未以樞掾輪對嘗以國本未定為憂
猶意岐嶷之生止在旦夕微發其端未敢詳也及淳
祐丙午以少蓬轉對竊謂禘祫雖豐熊夢未協宜先
有以繫人心既而有貴州刺史之詔今又五六年矣
雖已建旄鉞疏王爵然終未明白洞達於天下臣向
所云聖意之所屬即天命之所屬不易之論也願陛
下採臣自姪為子之說發定名號以重祖宗之付托
以解朝野之疑惑昔朱熹三見孝宗云歲月逾邁不
獨臣蒼顏白髮仰視聖顏亦非昔矣臣自己未至今
亦三賜對由臣視熹愚賢雖異而愛君之心一也誦

熹之言慨然有感惟陛下留意而圖之伏乞

睿炤

直前 十月十一日疏留中閏十月論罷

臣竊惟今日事勢有暫可喜者三有大可憂者一粵
自精裡以至恭謝霖潦忽霽杲日隨升仰占天心若
答聖意都人鼓舞歡聲載路一暫可喜也韃靼新立
河患方梗北風漸勁南牧未皇二暫可喜也遠方饑
歉間煩賑貸近甸豐稔足相補除三暫可喜也此皆
陛下聖德所感和氣所召謂宜朝野之人高視闊步
以幸一日之安而上自縉紳下至韋布往往蹙額而私

相告語凜然有虎兕出柙之恐陛下亦嘗聞之否乎
陛下曩語羣臣以為其人決不復用天地祖宗實聞
斯言今道塗訛傳迺曰落致仕矣建督府矣臣難之
曰何以知其然也曰陛下憂難而然也又曰某人嘗
以御繫示人矣又曰陛下已戒其勿修怨矣臣知陛
下萬無是事設或有之此悞不少夫啜羹之樂羊不
如放麋之西巴今雖乏才何至復託國於匪哀無父
之人乎秦檜用事朝廷一日無檜則東南不安若夫
當軸數年哨騎歲至策免七載羽檄日稀其去留不
繫於成敗審矣何至復注意於挾虜要君之人乎向

使陛下終始柄任不加廢退偃月之禍不過及於士
大夫而止今君臣之義判然已久彼其以埒國之富
震主之威繆飾不青之恭順陰懷非常之忿毒外豈
可以寸錢內豈可以假之寸權乎神宗之於安石恩
禮隆矣晚議建儲師傳之選乃屬馬呂安石不預也
豈非以其元豐失權鍾山懟筆有如陳瓘之所云乎
陛下恩禮其人不加於安石防慮之道宜鑒於神宗
不可忽也議者不先為君父憂而切切然以修怨為
懼相顧而不敢言雖然亦不足以感悞陛下之聽臣
觀秦檜再相之初未嘗不牢籠李光胡寅之流久則

當世名臣舉族貶竄閹門廢錮上而至尊亦有執中
已首之防矣吁豈非所謂一大可憂者乎臣以妄庸
偏塵華近但恩報九重之拔擢不敢計一身之禍福
因侍旃厦輒獻芹曝易曰君不密則失臣惟陛下以
疏留中垂睿覽而加聖慮宗社幸甚取進止

庚申召對

臣起州縣俗吏以文史小技受知明主偏塵清近人
所恃者權貴臣所恃者君父雖人言排詆無所不至
然聖恩記憶久而未衰復隨弓旌來觀旒冕敢陳瞽
言以獻臣惟國家三數年來凶相弄權以富彊自詭

輔聖天子而行霸政為天下宰而設騙局朝野之人
相與竊議曰相非相狙也政事堂非政事堂壘斷也
其所操之術所行之事適足以殄民寔國安能富彊
一旦陛下赫然震怒逐而出之內出白麻魁柄改屬
國人皆喜曰是名父子也甲科郎也必有以慰人心
紓國難者而又不然天下怨凶相入骨髓屈釐厨車
元載臭黷未足塞責而卵翼覆護臺簡屢上不傷毫
毛天下大事當合天下之賢雋共圖之而所汲引所
拔擢不過於平昔綢繆相結納三數人凡不能附麗
者無雅素者或貌敬心疎或文與而實不與專引狂

生吻士為更開夜半之客固已失士望矣及集百官
建議移蹕大失天下之望國事愈趨於壞不可收拾
語有云既往不咎臣之所言頗咎既往多諛矣並請
為陛下試條舍舊圖新之策臣聞國以危懼存以佚
樂亡以奮發強以玩弛弱方其危懼而奮發也必悔
艾必憂勤亡者可存弱者可強及其佚樂而玩弛也
悔者忘勤者怠而成敗禍福始相尋於無窮矣去歲秋
禍亘古未有凡婁宿無木所未至之地獸蹄鳥跡皆
至焉祇髮之憂近在眉睫天錫陛下勇智下詔罪已
前代帝王有終始以盧杞為清忠者有終始以恭顯

為謹信者陛下英明果斷或竄逐或疏遠如棄涕唾於斯
時也天子危懼奮發於上旬宣之臣朝聞夕引有母
不敢顧躬擐甲胄往來指授於矢石之間將帥之臣
域郭封疆之臣或扼險燔梁或櫻城堅壁力戰死守
於邊塞之外然後虜之游魂者無噍類而中國禮樂
衣冠之統幾絕而復續豈非君臣上下危懼奮發而
然歟臣有今之所以私憂而過計者近裏之郡邑稍
復矣並邊之藩籬稍葺矣交廣之覆出者遁去矣河
南之僉摘者向北矣連以捷告矣熙事成而歲有秋
矣愛吾君者皆曰向之危懼者得無趨於佚樂乎向

之奮發者得無轉為玩弛乎竄逐者安知不重遷移
乎踈遠者安知不復親近乎雖無此事然有此理古
人請釋楚以為外懼先正李沆不願貞宗皇帝與虜
和親其慮遠矣臣不勝大願願陛下毋忘胡馬飲江
時願大臣毋忘入峽時毋忘漢陽舟中時毋忘咸寧
道間與白鹿磯時獵北孔熾而周興呼韓來朝而漢
衰永洛失而趙高呂公著之言見思澶淵歸而彭年
欽若之諛獲售然則必特勝必慮患必親君子必遠
小人非吾君責乎謝安能走苻堅而暮年有纓其之
歎裴度能縛元濟而晚節貽浮沉之議寇準能督親

征而不能不傳會天書王旦能致太平而不能諫東
封西視然則必弼違必恪非必為羣公先正所不能
為非大臣責乎王羲之識諸賢以清談廢務浮文妨
要先朝用揚時為給諫或者尚有不言防秋不言砲
石之謂然則先急政要務薄物細故非士大夫責乎
臣雖老諄一念憂愛狂言望擇惟陛下裁幸取進士

二

臣仰惟陛下待羣臣海涵春育恩德至厚片言寸
靡不甄錄惟貪者譁者詔諭大臣不可引用聖謨洋
洋與孝宗御製用人論相為表禮天下傳誦臣不揆

疏賤輒因聖訓之所及而推廣聖意之所未及以効
芹曝太宰八柄一日奪以馭其貧狂謂佑籍之類國
初有棄市者乾淳間有苔黥者元豐貶舒旦不以近
臣而屈法南渡責鄒珣不以名家而漏網臣竊怪有
為湘泉而乾沒富民臣萬之職為閩漕又席卷一路
牢貧之利者具獄來上終於幸免俄而擢為畿內監
司矣其說曰名勝也議賢也烏虎自古及今豈有犯
贓之名勝哉陛下惡貪而真貪幸免至於權姦所不
樂之人例託此名以汙之如洙貨公使軾販私鹽舜
欽賣故紙會客之類或無證驗或不取伏辦貶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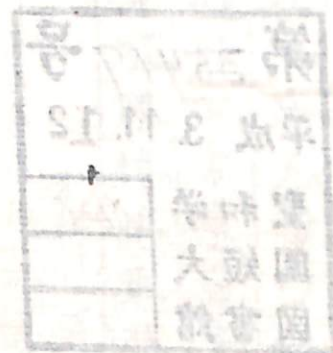
追索矣所謂犯贓之名勝擁鉅貲享涼臺燠館錦衣
玉食歌童婦女之樂自若而不幸被汙之人大者破
家小者失官臣謂陛下果欲去貪必先覈實凡獄詞
明白贓狀狼藉者雖名勝勿貸其無證驗未伏辦者
既昭雪之又進用之則人心伏而貪風革矣子惡利
口惡許以為直與聖意合李沆以梅詢曾致堯為浮
薄范仲淹以石介為怪鬼與聖訓合然世惟大賢大
倭根於所性中人以下往往視上好惡而為趨向君
師之職曰造士曰作人造者造其可改化之質作者
作其未成就之材執鹹酸之性者當調膈而使之和

負矯亢之累者當彙括而納之中則財不勝用儻惡
其偏而責其備天下少全人矣臣謂惡貪之過則砥
節礪行之士勸惡諱之過則隱情惜己之人多一裴
短也倭於隋而忠於唐一周堪也諫於前而瘖於後
太宗能使倭者化而為忠元帝乃使能言者化而為
默其得失可以監觀陞下方遠輩堯舜明目達聰正
觀之事優為之矣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十三

第 35417 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
12



秀

